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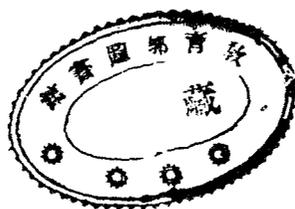
新生命大衆文庫

浮士德

新生命書局發行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 浮士德



新生命書局發行



浮士德和摩非時特



浮士德和瑪甘麗

## 前言

浮士德 (Faust) 的原著者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他是德國從未有過的一位偉大作家。但丁表示對於世界的中世的見解，莎翁指出那文藝復興期的精神，而哥德則不然，他是一個現代的，努力以使生活結晶而為藝術的人。他是一個一等的抒情詩人。但丁的神曲代表十四世紀，而哥德的浮士德，則把古今將來，都綜括在內了。

1 浮士德原書共有二卷，第一卷出版於一八〇八年，第二卷出版於一八三一年，而在第一卷出版前之三十年，他已着手編著此書了。哥德之寫此書，原來共費了五十八年的時間，真不啻是他畢生的力作。浮士德本是一個中世歐洲傳說中的人物。相傳他因求取真理，把靈魂出賣於魔鬼靡非時特。這表示一種從中世的禁慾主義解放出來，而對於現實人生的

要求。這個故事，在哥德時還很流行。本來，在哥德以前，已有人把牠編成戲劇詩歌的了。但到了哥德手中，乃頓改舊觀。

哥德在這書中，借着浮士德說明人生的得救不能根據學說，而必須由於實際的經驗。這使浮士德從書文中出來而皈依魔鬼，來到俗世。但是一切的經歷，如戀愛、勢力、財富，都仍不能使他滿意，最後乃覺得人生唯一的目的，乃是爲人類服務。不過這也只是奮鬥的階段，不能算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在人生的本身，而人生是無窮盡的。我們要努力奮鬥不絕的創作新生命，浮士德這樣終於從魔鬼之手脫出而上升天國。——這可說是浮士德一書的主旨所在。

哥德在青年時，其所著少年維特之煩惱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是視爲最能道出青年戀愛時的熱情的，而浮士德中，則第一卷即有與此同樣的描寫。前者是書函體的小說，但此爲抒情的詩歌。因此之故，就文字趣味言，浮士德上下二卷，是上卷更爲生動。

而富熱情，卷下因爲敘述人生的理想目的，遂不免像是說教了。編者爲顧全讀者興味起見，所以特別將上卷末一幕（即瑪甘麗獄中別浮士德）加以擴張，並盡量採用原文。這一幕本是原書的精華，不該忽略的。

至本書歌曲多半根據郭沫若先生的浮士德譯本，（郭譯本只有上卷）不敢掠美，特此註明。

# 浮士德 目次

卷首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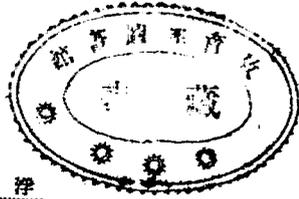
浮士德和靡非斯特  
浮士德和瑪甘麗

## 前言

|   |        |    |
|---|--------|----|
| 一 | 真理的探求者 | 一  |
| 二 | 返老還童   | 八  |
| 三 | 青春之戀   | 一〇 |
| 四 | 會見     | 一七 |
| 五 | 媽媽死了   | 二三 |

1 德 士 理

|    |            |    |
|----|------------|----|
| 六  | 哥哥的死·····  | 二九 |
| 七  | 獄中的最後····· | 三三 |
| 八  | 標準美人·····  | 四五 |
| 九  | 生命的復活····· | 五〇 |
| 一〇 | 兒子的要求····· | 五五 |
| 一一 | 向上的靈魂····· | 五九 |



1 第 十 卷



— 真理的探求者

一個高聳的圓屋頂罩着一間窄而且長的書屋，屋內放着一張書桌，桌旁坐着亨利·浮士德。

他年紀靠近八十了，却還孜孜不倦的讀書。然而他不能理解的

事情太多，他悶極了，一口氣衝破周圍的沈寂：

『幾十年來，我埋頭在法律、醫藥、哲學中，今天看看自己，還是有童年在學堂裏那點的聰明。我真像關禁起來的惡狗，只合終日躺在書堆裏！但我願今後學會點魔術，好去探尋宇宙的鑰匙，求得一切學問的真源！』

他接着又翻開一本書，正在很不耐煩一頁頁的看去，大地的神忽然湧現在他的眼前。他不知不覺，念起咒來。但見火光狂放，這神立在光裏。浮士德滿心想敬神祇，神却說道：

『你所想近的只是你所了解的神，可不是我！』

這話說完，神就消逝了。

浮士德讀了幾十章書，依然不能有什麼澈悟。他求知心切，只可惜神只說了這末一句漠然的話，這使他冷了一番熱心。他悲痛萬分，瞥見屋角放着藥酒，他注滿一杯，獨自沈吟：

『只有你能够麻醉我，讓我在昏迷中景仰人類的聰明。酒呀，你如果能使我木呆，我定該感謝你！』

正在這當兒，遠遠送來禮拜堂的鐘聲，提醒他今天正是復活節。浮士德凝神細聽，天使們還在合唱着：

『基督復活，

人們快樂，

療爾創痕，

永沐聖恩。」

他已死的心因此復活，幼年的愉悅重新留住他。他回應那悠揚的聲音道：

「希望甘美的歌永遠唱着！我聽了會掉眼淚，但是地球上又有我！」

浮士德再度投入生命的熱流，那時正是明媚的春光照滿了全城。他興致真好，帶了門人瓦格涅，踱出幽暗的書室。街上真是熱鬧，店裏的學徒、侍女、學生、老太婆、小姑娘、兵士、乞丐、農民和市民都在晴靄的空氣中熙熙攘攘。春風一陣陣地吹來，掃盡浮士德的遲暮的心情。

這時候，遠處跑來一隻黑狗。說也奇怪，這狗一路奔來，不曾改過方向，只是對準浮士德。等牠跑得很近了，那一條直的路線換做曲線，繞着師弟兩人打圈子，後來圈子越打越小，終於逼近他們倆。浮士德不免有點疑心，瓦格涅却看得很清楚，他的先生站着，狗就坐着，先生招呼狗，狗就聽招呼，先生把手杖擲到路邊的水池裏，狗便飛步拾回來。瓦格涅於是勸他的先生說道：「這是良家的養犬，教育得這般好，何妨把牠帶回去，做你的一個高材生。」浮士德一想倒不錯，便帶着學生和狗回家來。

浮士德回來以後，打算翻譯一本古書，那書上第一句就把他難住了。他想譯成「泰初有道」，覺得「道」好像不如「心」，一會兒

又以爲「心」不如「力」，「力」又不如「爲」。他好生納悶，這黑狗却跳過來和他糾纏，先只亂嚷，亂竄，隨後連滿身的卷毛都聳起身體也大了，不久竟變得河馬一般的肥壯，眼睛冒火，嘴裏露出兩個大獠牙。浮士德知道牠決不是條狗，慌極了，忙念起咒來，不料一陣煙霧忽地遮斷他的視線，待得眼前清楚，黑狗已不見，却有一個學士打扮的人正面走來，口中問道：「什麼事？主人有甚麼吩咐？」

浮士德駭極問那人的名姓，只聽回答是：「糜非時特匪勒司；我一面作「惡」，一面爲「善」，因爲世上有一成」必有一「毀」，所以我又是人們所謂的「毀滅」和「罪惡」。如果你高興，我就留在你身邊，不過你得讓我玩弄一些戲法來消遣。」浮士德求知心切，好奇

心自然也不弱，便請惡魔權且住在陰晦的書齋裏。

可是，他的苦悶仍舊斷不了根。他不住埋怨自己道：『人生究竟是什麼？我要享樂，年紀已經太老了！我要就此了却一生，永絕一切的慾望，又覺得年紀太小，還沒有到這個時候！世界給我的，盡是些煩惱，到頭來，死還是我最好的朋友，活還是我最壞的敵人！』糜非時特安慰他道：『你又何必這樣呢？我情願做你的忠僕，陪着你出門去找快樂，只要你此去享受到人世的幸福，我總死心搭地跟隨你。你不必遲疑了，我們就此立下個契約。』浮士德一切依從，還在約上用自家的血簽了名字。

一一 返老還童

主僕倆披上神秘的大衣，憑虛御空，一跨步就是幾多里。他們先降落在萊布齊希城的渦兒巴夏酒窖裏，一嘗美釀的滋味。他們又到女鬼的廚房，一個大鍋放在一個矮竈上，火勢不小，鍋裏的熱氣蒸滿了廚房。一個長尾的母猿坐在鍋旁，用根棍子攪着鍋裏的東西，使牠不致沸溢，四周滿坐牡猿和她們的小猿，在烤暖自己的身體。另一手邊放着一面大鏡子，浮士德回頭一望，望見鏡內一個美人，裸了玉體，橫陳在那裏。他着了狂，忙待奔上去，那影兒忽又模糊，他沒法只好退後些，鏡中人重又清楚，面目真姣好。他暗自叫苦，所謂人世的美怎麼

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正在這時，大概那隻長尾猿也忘其所以了，棍子停了許久，猛地似火山爆發的一大聲，鍋炸裂了，一道火光衝射出來，驚動了女鬼降落到廚房裏。她站在糜非時特的面前，問他有什麼吩咐，糜非時特叫拿那有名的陳酒獻給他主人。女魔念了些咒，又做了些手法，不慌不忙，給浮士德傾了一杯，糜非時特從旁勸道：「主人吃了這杯罷。牠會使你的心重新燃燒，你的愛情重新有力量。」這酒剛送進浮士德的口，女魔不見了，他自己的老態都消失了，重新又是一個青春的美少年。他的僕人催他走出廚房。往前奔，說是非得跑動身子，這藥性不會發作的。浮士德還依依不忘鏡裏的美人，再要掉頭望一望，他的僕人

說：「你吃了這杯酒，又有我陪着你，你何必再去戀愛這個空影兒。就像古代海倫娜那樣嬌艷的真人，你不久自會遇到的！走吧！趕快走！」

三 青春之戀

還是明媚的春天。瑪甘麗姑娘從禮拜堂走出來，輕輕掠過浮士德的身旁。浮士德連忙低聲問：

「美貌的姑娘：我好不好挽着你的手兒送你回家去？」

瑪甘麗微笑走開了：

「我不是姑娘。我也不美貌。回家的路，我自己知道。」

浮士德望着她的背影只是出神，他愛煞她的端莊，她的窈窕，她



她是那樣的端莊、窈窕，  
而且同時還有點矜驕。

的驕傲。他怎能忘卻她唇上的紅，頰上的光，她低垂的兩眼尤其深印在他的心頭；那臨去的拒人千里的話兒，更弄得他魂散魂消。

他不曉得如何是好，背後的摩非時特走近了來。他要求摩非時特履行前此的契約，給他弄得這姑娘摩非時特拒絕道：「我很知道她，她是鄉下的女兒，心地真潔淨，從沒有過罪惡，我怎好下她手！」

浮士德情急道：「那末只請你把我帶到她起坐的地方，我要是能夠拾得她胸前圍着的絲巾，或繫過她的襪子的帶兒，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他的僕人非常可憐他，這才答應無論如何總設法帶他到這姑娘的闈房。

他委實耐不住，問道：『現在就去好嗎？』

僕人答道：

『時候還早，總得到夜深。』

『那末，我得預先備好一份禮。』主人道。

僕人說：『我就去給你設法罷。』

\* \* \* \* \*

房間不很大，佈置得真清爽，瑪甘麗單身坐着，挽了自己的頭髮，要結成辮子。她不禁思量晝間的光景，心弦暗暗地有點震顫。

這街上強要陪我回來的究竟是誰呢？那個人能够告訴我，我就給他一點報酬也可以。他的樣兒真不錯，有年青貴人的氣概。

瑪甘麗隨又站起來，懶洋洋地走到隔壁去。

她剛走開，浮士德主僕倆就掩了進來。主人纔跨進房間，又像着狂，叫僕人暫時走開去。他獨自先倒身榻旁的皮椅上，端詳這幽雅的臥室，他又揭開床帷，恨不立刻看見她，拜倒在她的腳下，軟化了自己，消弭心坎的疼痛。猛然間，他的僕人從外面奔進來，嚷道：「快走，快走，她就要回到這裏了！這頸環放在她的小匣內，且做你給她的禮罷。」他匆匆拉着主人退出去。

幽暗的臥室漸漸亮起來了。瑪甘麗捧着燈走進來，打開窗戶，散清室內的悶熱。她隨即解開衣帶，預備就寢，口裏唱了一首歌，那歌却也有味道，大意是說：古代一個屠洛國王有一王妃，王妃臨死，贈王一

個黃金杯。王心愛這杯，每當飲酒，總要親手盛滿這杯子，不過杯子滿了還沒來得及吃，他的眼淚已經落下，只合淚酒一齊飲下喉。王將死了，把國家傳給世子，單單留下這杯子。一天，在海濱張筵，大宴羣臣，他舉起杯子，斟滿了，一口吃乾，順手就投到海波裏，他眼看杯子在浪花中裝滿了，又出空，再是幾個翻身，便沈了下去。王從此不再飲酒，直到死的那天。

然而，說也奇怪，就在她唱完這歌的當兒，她發現匣內的頸環。她好生納悶，尋思半晌，大概是有人向她母親借錢，特地拿來抵押的。這環是珠翠金鑲，十分華麗，瑪甘麗轉身鏡前，把牠戴上，望着鏡內的人兒，也覺得是真美。她顧盼生情，不禁又可憐自己，縱有這般顏色，一响

不會被人看得起，就算有人看得起，也只一半是哀憐的意思。她越想越恨，世上一切都受黃金的作弄，沒錢人終究爭不到上流。

她第二天把這事告訴她母親，她母親說近來沒人向她借過錢，這首飾斷斷不是抵押的，便拿去獻給教堂，好周濟貧困。不料未隔多時，匣內又有一個頸環，華麗同前一個一樣。瑪甘麗好生疑惑，去問隣媪瑪爾莎，瑪爾莎勸她不必再給母親看，又勸她乘空可以改在鄰居那邊悄悄地打扮，那兒有的是鏡子，一樣可以顧盼自家的模樣，待得一朝有機會，總好在人面前誇耀的。

她們說話時，一個人影閃過去，瑪甘麗恐怕母親進來了，忙想走出去，那人已經站在面前，却是糜非時特。

糜非時特寒暄一番，便說明來意。原來他和瑪爾莎的丈夫是朋友，新近探得瑪爾莎的丈夫死了，特來報告這消息。他還說，如果瑪爾莎不相信，就請今晚在後花園等着一位風流的公子，他也能證明這凶耗。瑪爾莎雖是風騷的婦人，也不禁一陣心酸掉下眼淚。可是她還辨不出真假，一面却答應上燈之後，挽着瑪甘麗做個伴兒，到園裏去等那公子。

#### 四 會見

這座小花園入夜格外幽靜。但見兩對男女偎貼着身子，來往地散步。一對不消說，是瑪甘麗和浮士德，還有一對却是瑪爾莎和糜非

時特。

瑪甘麗低聲說：

「你對我這般好，我有什麼不知道；可是像我這樣的人豈不使你失却你的身份嗎？」

浮士德萬分溫和地回答：「姑娘說的是什麼話。只求你向我看一眼，或者開口講句話，我已經覺得勝過世間一切的知識學問了！」

浮士德說到這裏，混身的血就像燒着，他再不能制止了，便俯身吻着姑娘的玉手。瑪甘麗並未迴避，但聽浮士德的擺佈，不過那免不了羞澀的聲音說：

「別碰了你的口罷！怎麼要親這樣的一隻手？我的手又粗又醜！」

我在家整天做雜事，媽媽管家嚴厲得很呢。」

這一對走過去了。

瑪爾莎和糜非時特走過來。瑪爾莎說：「你現在還是高興做個漂流鬼嗎？<sup>？</sup>你想想！這樣還不娶親，究竟對於別人有什麼好處？」

糜非時特說：「將來的事，我怎會想不到，我也時常慮到這一層。」

瑪爾莎接着說：「先生，這就好極了！」

這當兒，浮士德含笑問瑪甘麗：「好妹妹！這樣看來，你在家裏也怪悶的。」

姑娘說：「我們家裏人口果然不算多，我們沒有僱傭人，所以事事都得自己來。我的哥哥當兵，現在出去打仗了。我的小姐姐死了，可

憐的人兒！

糜非時特和瑪爾莎說：「我也時常聽人講，一所房子，一個爐竈，再加上一個女人，那就和同量的黃金一樣值錢了。」

「那末，你自己有沒有覺得這三樣東西是短少不了的呢？」

瑪爾莎追着問。

糜非時特一味支吾：「我的隣居們一晌待我好。」

瑪爾莎詫異道：「你怎麼還不大懂得我的意思？」

糜非時特忙說：「對不起，我真瞎了眼！不過有一樁事情很清楚

——你待我好客氣！」

這一對說了許多，不得要領，又走過去了。

浮士德又問姑娘道：「那天在禮拜堂門口遇到你，立刻就來招呼你，你覺得我是太過無禮嗎？」

姑娘羞答答地說道：「老實說罷，那時節我已不知不覺地動了心；不過我又埋怨我自己，爲什麼當場責備你！」

浮士德說：「好妹妹，你真可愛呀！」

姑娘說：「你且等一會。」她俯身摘了一朵紫菀花，摘下一瓣，低低唱：

「花兒！

你愛我嗎？

不……不愛我。」

她每摘下一瓣，唱一遍。最後只剩一瓣了，她又唱：

「花兒呀！

你愛我！」

浮士德即握住她的雙手：「這也是神的意思，你可懂得？花是最愛你的。」

瑪甘麗發急了，她身子起寒瘧，推開浮士德掙脫了身，一溜煙地走了。浮士德呆立一會，連忙趕上去。

花園裏只剩瑪爾莎和糜非時特。她說：「時候不早了。」

他說：「不錯，我們也該走了。」

她說：「我還想多留你，可是這個地方真不好，我們自己沒事幹，

却只看着人家做什麼。哦，他們那一對呢？」

「已從那邊路上像蝴蝶般飛去了！」糜非時特說。

瑪爾莎好生羨慕：「他好像對她有了心。」

糜非時特回答道：「那是自然。世界上的事情原該如此啊！」

這一廂，瑪甘麗逃到一座空亭裏，躲在門後邊，咬着一個手指，從門縫朝外望，自家說：「他來了！他來了！」果然，浮士德追上她了：

「你好頑皮，我捉住你！」他抱着她，吻她：「你這頂好的人，我心愛你！」

五 媽媽死了

第二天，瑪甘麗獨自在家，對着紡車，曼聲唱道：

「我心不寧，

我心苦悶，

要想安閒再不能。

他去了，

撇我在荒郊，

世上變作了囚牢。

爲了尋他，

才望着窗外；

爲了尋他，

才偶爾出街。

他呀！

高邁步武，

凜凜風神，

唇邊微笑，

眼光炯炯，

語調輕靈，

幽泉瀉韻；

他呀！握過我的手，

最難忘，他的嘴唇！

我心不寧，

我心苦悶，

要想安閒再不能。

胸坎發漲，

只想把他尋，

如果尋着了，

要把他抱定，

和他親吻，

親個甜心，

我就讓他吻，

送却了殘生！

她唱了好幾遍，心裏總覺不舒服，她走出門，採些鮮花，直到初次和他會面的禮拜堂。她輕輕進去，看見莊嚴慈靄的聖母從高高的神龕含笑望着她，她一陣心軟，獻上鮮花，便倒身龕前，苦苦哀求聖母可憐她。她說，聖母是最嘗過世上的憂苦，頂會同情人間的悲痛，如今她

心兒哭得破裂在胸坎裏，聖母也該可憐她，拯救她一手。

瑪甘麗祈禱完畢，心上好像輕了些，回到園裏，却又遇見浮士德迎面走來。

浮士德說：「我真情願依靠在你的胸前，心貼着心，魂攬着魂，就是一點鐘也不算久。」

瑪甘麗愛極他的癡，低低答道：「我如果每晚都是一個人睡覺，門兒本不會關；可是我媽媽一响睡得不很熟，要是被她撞見了，我可立刻活不成！」

浮士德早又得了糜非時特的幫助，懷着一瓶藥酒，這時便拿出來交給瑪甘麗，還跟她說：「好妹妹，這倒不打緊。你把這酒滴上三滴

給她飲，管教她一睡到天明。」

瑪甘麗心腸真熱，她痛快地說：「爲了你，我什麼都肯做，何況這酒不會傷媽媽的身子。哥哥你真好！只要看見你，便沒法違背你的意思。我又想，我好像一切都給你做完，還有什麼呢？」

然而，靡非時特畢竟手腕辣得很，一使法術，這酒便有了毒質。瑪甘麗的媽媽死了！不久，瑪甘麗自己却做了媽媽！

### 六 哥哥的死

且說，瑪甘麗的哥哥華倫定在外當兵，一次在酒店裏聽人家閒談，爭說自己的女人怎樣貞潔。他心想世上除他妹妹瑪甘麗，還有誰

能及得上那般的賢淑，這些人妄自誇大，真是可笑，便浮了一大白。誰料家裏的變故不久就傳到他耳裏，他心下好氣憤，更加回想以前的自負，性子愈是耐不了，他提着長劍逕自回家。

那時已經是深夜，他瞥見不遠來了兩個人，捏手捏腳，不是正經的樣兒。他拔劍守候，如果就是這偷兒，管教他今晚便沒有性命，果然兩人走近來，糜非時特向浮士德說，天上星兒這般美，何妨讓我唱個歌，再把她鈎引出來，和你好一番。浮士德當然高興，糜非時特便取出二架六弦琴，一面彈，一面唱，只聽得：

「姑娘呀！姑娘！」

罷休，早點兒罷休！

他如果讓你走進房！

進去是姑娘，

出來就不是姑娘！

接着又是：

「姑娘呀！姑娘！」

莫把香和玉，

聽憑人偷取，

偷兒的恩愛難長久，

只消把他的戒指誑到手。」

靡非時特還待往下唱，華倫定已經怒不可遏，揮劍上前，却不想

糜非時特詭詐多端，略戰幾個回合，便刺中華倫定的要害。華倫定仆到地上，鮮血直流，四隣趕出來，把瑪甘麗也驚醒，一齊圍住華倫定。華倫定曉得性命已無望了，便當着大眾，辱罵他的妹妹。那些話真使瑪甘麗受不了：

「你從一個人會私交到一打，將來全城的人都會來找你……你是個娼妓，是個傳染病症的死鬼，你出門去，經不起人家看你一眼，心裏就會難過的受不了……你不配在教堂裏祈禱，你不配穿着花邊的衣領，到跳舞場裏去尋樂。」

瑪甘麗這時候竟說不出心裏是什麼滋味兒，只聽她悽慘的呼聲：

「哥哥！這是怎樣的苦呀！」

七 獄中的最後

哥哥的話，靡非時特的歌都一點不錯，因為瑪甘麗終於做了母親。然而母死兄亡的罪過到頭來也落在她身上，她情急無奈，索性先把嬰兒丟下水，再去聽受法律的制裁。這當然加重她的罪，繫在獄中，但等最後的極刑。

那一天，層層陰雲罩着大地，浮士德主僕一面走來，一面爭吵。浮士德萬分痛惜他的人兒爲了癡情，罹此惡運。靡非時特却在在一旁好笑說：她又何嘗是世間第一個女人，妄受冤曲。浮士德破口罵道：「你

這惡狗！你這討厭的惡魔！你還不趕緊替我搭救她！」

糜非時特說：「我倒要問問，究竟是你還是我，把她弄到這步田地的？」

浮士德說：「我不管這些。我單要你把她帶到我面前，她是該派沒罪的！」

糜非時特這才不說什麼了，他答應他主人，麻醉獄卒，盜取鑰匙，救出可憐的姑娘。

不多一會，鑰匙已到了浮士德的手中，浮士德握着鑰匙，提着燈，站在獄門前。他以為瑪甘麗之對她的母親、兄弟、和孩子一定懷着什麼惡念，這番去救她在他是決沒有什麼罪過的。他的良心檢查了自

已，便放手去開鎖，却隱隱聞得門內有歌聲。他凝神細聽，竟是瑪甘麗，  
音調非常淒苦：

「我的母，是私娼，

她把我送葬！

我的父，心不良，

他把我吃光，

我的小妹，

檢起了我的殘屍，

放在陰涼地；

我變做美好的小鳥兒，

飛去啊，飛去！

原來這首歌並非瑪甘麗吟着她自身的罪過，乃是一個古代的童謠。據說若干年前，有一位關太太一天站在一株松樹下，忽然想要養個孩子，得像雪般白血般紅；又一天她更想到自己死後，要葬在這株松樹下。過了不久，一個照她所想的男孩果然養出來，不過她一陣高興，就死去了。她的屍首也就依她臨死的吩咐，葬在那樹下。她的丈夫不甘獨處，再娶一個女人，生了一個女孩。後娘恨極前娘的男孩，叫那年幼無知的女孩一同動手，殺了男孩，斬成肉醬，給她男人吃。這濶人吃完肉醬，骨頭掉在桌上，被小女兒收拾起，用絲巾捆好，也埋在這株松樹下。一天，這樹幹忽地震動，湧出一團雪，接着就是一道火光，火裏飛

出一隻鳥，就唱着瑪甘麗今夜在獄中所唱的歌。

且說瑪甘麗禁不起獄中的苦楚，神志早已昏迷了，她好像看見她和他相愛結成的孩兒的影子，覺得溺死了牠，是太過殘忍了，不由唱起這隻飛鳥的歌來。她隨即聽得獄門開了，腳步的聲音慢慢靠近她，她以為這定是劊子手，便哀求他道：

「我還逃得了你手？你何必緊逼我？到得天亮，也不過還有幾點鐘！我這末路的人有什麼干犯你？我和你一响不相認，還請放鬆手兒罷！」她接着又向自家說：「孩子何嘗是我情願溺死的？大家儘着逼迫我！」

浮士德一旁都聽得，便跪在她面前：「愛呀！快住了悲哀！你的人

已來救你了！」無奈瑪甘麗還是沒有清醒，倒身地上，慘呼着，她已望見層層地獄的陰酷，惡魔的凶暴，死者的呻吟了。

浮士德高聲再叫「瑪甘麗！瑪甘麗！」瑪甘麗這當兒已被解了枷鎖，細聽是他的聲音，便跳起：

「他真的來了！我自由了！誰還擋得住！我要舉起雙臂，牢牢摟住他的頸項！我要把腦袋兒緊貼在他的胸口！」

「現在你應認識我是誰！」浮士德緊緊接着說，「那末，趕快跟着我走罷！」

瑪甘麗心裏真快活，反倒覺得時候不打緊，嬌羞萬狀地問：「爲什麼你不再吻我呢？好哥哥，你離開我不多久，便會忘了親吻我！此刻

已經靠在你的頸上了，不曉得怎地還是不安逸？我怎會忘記以前，你向我說一聲，看一眼，就好像天地般地緊湊在一起，你每次親我的嘴，我就好像斷了氣……今晚，你快親我罷！不然，我就要親你！」

瑪甘麗狂情難遏，張開皓腕，把浮士德擁入懷中。

「哦！怎麼你的唇兒冰冷？你又爲何一些不做聲？」瑪甘麗好生詫異，「你的愛情上那兒去？究竟是誰，使我活不了命？」她話剛完，便又推開浮士德。

「來吧！跟着我！我說不出怎樣地疼愛你，我只求你跟我走！」浮士德真個焦急得要死。

「那末，好哥哥，你可知道，你救的這人她是誰？」

「怎麼你又迷惑了？快點吧！天已快亮了！」

「我殺媽媽，又殺孩兒。你救的就是這麼一個罪人……你究竟是不是我心上的人，我還是不清楚，你且把你的手伸過來，我一摸便知道。」

浮士德伸出他的手。瑪甘麗摸着吃了一驚：

「怎麼這可愛的手上濕膩膩的是什麼？你趕快洗乾淨，那可怕的是血啊！」

浮士德更加着急了：「這真要把我急死了！」

「好哥哥！」瑪甘麗曼聲地說，「你可死不得。我身後的事情，須得你照應。明天早晨就去安排我家四口的墳墓；我媽媽的墳要佔最

好的地方，哥哥的要接近媽媽的，我的不妨遠一點，但是也不必太遠，那孩兒要放在我的胸前。此外，我不希望誰再靠近我，雖然你以前依貼着我，是非常甜蜜的，可是現在我却覺得不能夠；要我接近你，好像萬分的勉強，就如同你已經不肯讓我接近你。但是，不知怎地，你的一雙眼睛還是這般的溫靄，這般的對我好！

浮士德哭着說：「你既然曉得我怎樣和你好，還不趕快跟我走！

「走到那方去？」

「走向自由的路上啊！」

「哎！哎！我這已經壞了的良心，那裏還能找着自由的路向除掉荒涼的異鄉，那裏還有什麼去所？」

「我總永遠伴着你。」

瑪甘麗又是一陣戰抖，嚷道：「快點！快點！快點！救你的孩兒，可憐的孩兒！走啊！穿過這條路，沿着那道河，過了橋，進了樹林，在左手邊，板橋的下面，池水的上面，飄着那孩兒！他還會動，他還想爬上岸。快救他！快救他！」接着，她又嚷：

「阿呀！那邊一塊石頭上不是坐着我的媽媽？我混身覺得冷。媽媽呀！她坐在那塊石頭上，沈重的腦袋向前垂，一些兒不會動，她只管打磕睡，好像永遠不會醒轉來！這般的熟睡，真是幸福啊！」

浮士德曉得再遲事體不妙，預備要動手：

「左請右說，你都不肯聽，我可要抱你出去了。」

「你何必用蠻力？這樣兇狠對待我！我今後不能事事順從你！」  
瑪甘麗不像以前那般的柔和。她看看天亮了！她想今天是她此生的  
末日，也是我結婚的良辰。但覺自己戴着花冠，忽地破了，大家擠着要  
看她。又聽得喪鐘響了，白鐵兒摔在地上的聲音，她被捉住，綑綁了。不  
遠處斷頭台高聳着，台上那柄鋼刀放出白光。她仰天而呼：

「神呀！你保護我！」又回頭望着浮士德：

「亨利！我心裏害怕你！」

浮士德哭道：

「哎呀！我情願當初不曾生到人世來！」

這時候，忽聽得摩非時特的聲音：「瑪甘麗已受審判了！」



42

倘使坟墓是在外邊，有死在那裏等候，  
那我就走。

不過高處同時又送來幽遠的聲音

「瑪甘麗已得救了！」

靡非時特已進監門，拖着浮士德就往外走。浮士德走得很遠，還隱隱聽得瑪甘麗最後的聲音：

「亨利！亨利！」

八 標準美人

浮士德離去瑪甘麗，隨着靡非時特又走上遼遠的途程。

一天，他肢體疲勞，獨自躺在四山圍抱的一塊青草地上，他閉目思睡，無奈過去重重傷心使他總不成寐。那時已近黃昏，晚霞滿天，夕

陽斜射在起伏的峯巒，微風過處，都成曼妙的音樂。浮士德那顆心雖受了千百瘡孔，却也漸漸又有生意。他回首西山，那殘照鼓起他剩餘的精神；他朝前望去，兩山間瀑布倒懸，長流不息，他更想到人生的努力，和靈魂的永存。他不禁自言自語：

「我活在上，我所得着的不是光，是光所折射的顏色！」

自從這一天的黃昏以後，他雖然還是念念不忘於鄉間爛漫姑娘瑪甘麗，不過同時却漸有事業之心了。他很想碰到機會，把他幾十年來所得的知識用在實際問題上。自來機會未必和人相左，所以浮士德也終於跟着靡非特去到某一皇帝的朝廷。這時候，皇帝國中正鬧着經濟恐慌，紙幣都不兌現，浮士德上了許多條陳，總算皇帝肯

聽，風潮停息，紙幣重新值錢。皇帝一時萬分高興。說道：「浮士德，你既然有巨大本領，我可要再請你幫忙。我久聽人說，古希臘美人海倫娜足稱空前絕後的佳麗，你如果肯給我召現到世間，我一定重重地謝你。」

浮士德心下一想，這事少不得又要用魔術，好在糜非時特既然在身邊，他總有法想，於是就承受皇帝的旨意。却不料糜非時特堅說海倫娜是另一陰府的住民，他的權力達不到，浮士德再三懇求，糜非時特纔拿出一柄鑰匙交給他，說道：「你要是怕無邊的大海，不息的波濤，向那無涯之天飛去的雲、月、日、星，你要是怕征途的寥寂和疲勞，你就接了這鑰匙，拿去打開「母親」國的城門。」

原來海倫娜不僅是古希臘的美人，也是西洋公認的標準美人，理想母性，所以邪氣滿身的糜非時特縱然曉得這絕對美的所在，却只敢指示去路如何，不敢親身陪着主人一同前去。

浮士德接過鑰匙，魔術果然立起作用，他歷盡糜非時特所說的辛勞，終於到了母親國的宮中。當前聳立一座三稜鏡，浮士德的一雙眼睛對着三稜鏡，果然鏡面的閃光，四向射出，在萬道光芒中，一位位的母親都湧現了，有的高高坐在寶座上，有的在散步。浮士德依照糜非時特的方法，抽出鑰匙，輕觸鏡面，那鏡面一經撥動，頓時冒出一陣黑煙，繚繞全室，浮士德因爲先有防備，還不恐慌，直待黑煙散盡，海倫娜果然出現，還有他的情人巴里司陪伴着。

皇帝和一般朝臣當然也看見，不過他們平常只久聞標準美人的聲名，一朝親眼得見，也並不能夠切實地了解這美何以就是標準的。因此大家呆望半晌，只是出神。獨有浮士德像似夙具慧根，一見海倫便大爲震動，張開兩手，邁步上前，想要樓她到懷裏：

「我不曉得現在我是不是還從我的肉眼來看你？怎地會有美麗像你的人注入我的心？我以前在長尾猿那邊所見鏡中的美女不過是幻象，如果拿來比仿你的美。我周身的力都活動了，我熱情的根芽又生長了。我的愛，我的想像，我的崇拜以及我的癡狂，我都拿來獻給你！海倫被他緊緊抱住，動彈不得。他使着鐵一般的雙臂，把海倫高高舉起，口中叫道：

「我的鑰匙還在我的手心裏發光，它定能幫助我，我受了怎樣的驚懼，辛苦和波浪，纔來到這裏。在這裏，什麼都是真的，堅實的，我怎忍再離開。啊，她離我多麼遠！走近一些兒，她更是多麼莊嚴！我真愛透了她，我除非不看她，看了她，我定要永遠佔有她！」浮士德一股癡情，再想把海倫娜摟抱得緊一點，忽然轟的一大聲，撼動宮庭，浮士德倒在地上，海倫娜從煙霧中間即刻消滅了。

### 九 生命的復活

他那間幽黯的書齋還是不曾出外遊歷以前的景象。他的弟子瓦格涅正在燒煉宇宙間生物的原料，爐裏的火光照耀着烏黑的

周圍，更有蒸成的水氣滾在火光中。糜非時特負着未完的使命，站在一旁問道：「你這鍋裏燒什麼？」瓦格涅笑着說：「我不顧自家學問的淺陋，也想摹仿我的先生，一見世上的標準美人。不過，我的胆量比先生還要大，想憑自家的力量製造一個——一個男性的標準！」

這時候。鍋裏滾水浮上一個玻璃瓶，但見那瓶口朝上，瓶裏的原料凝結得好快，終於呈露一個小人的形體。這小人叫做何木丘拉司，把頭伸到瓶外，開口問瓦格涅：「爸爸，你連着瓶輕輕把我擄到你懷裏去，可不要太用力，太用力玻璃就要碎了。」這小人轉面又問糜非時：「特要他做什麼？糜非時特指着書齋的邊門：『你到那裏去服務！』」

邊門開着，倦遊歸來的浮士德正躺在牀上，小人一見浮士德，十

分詫異，身子發抖，玻璃瓶便從瓦格涅的手心裏滑出來，騰入空中，最後停在浮士德的面前。這小人雖然也和大人一般會動作，但是他只有皮肉和骨體，沒有靈魂；這便是說，瓦格涅在書齋多年的苦功夫也，只不過造成男性美的外殼。因此，小人還得遨遊古代希臘的宮庭，見着真正的標準男性巴里司，纔能成爲靈肉具全的一個人。不過，浮士德久在癡想海倫娜，而海倫娜又和巴里司同居，所以小人便約定浮士德，一齊向這古國出發。

海倫娜坐在很高的寶座上，浮士德跪在寶座下。海倫娜說：「我喜歡和你談談天，你不妨來到我身旁。這裏還空着一個位子，等候你

來坐。」

浮士德說：「尊貴的女主！我先得跪下！接受你的善意。請你許我吻那扶我起來的一隻手。今後我願永遠在你國中，共同攝政，永遠做你的衛士、奴隸、和崇拜者！」

海倫娜說：「我經歷了不知多少奇蹟，從沒有聽過像你這樣的說話，真是又和氣又新鮮！第一聲已經夠好聽，第二聲却又要好聽點，蓋過了第一聲。」

浮士德說：「如果我們那方的人會有這般好聽的言語，我們要是唱歌，女王該格外愛聽了。」海倫娜連忙問：

「你能教我學會這樣可愛的言語嗎？」

「這有什麼難，只須句句話都從心裏說出來；如果一個人心裏愛慕着一些事物，他總得四下裏找尋，並且還要問——」

「問：這番熱情又有誰能感到呢？」

「這樣的感受不在過去，不在將來，只在眼前——」

「我們的幸福也只是在眼前。」

「不錯的，幸福只是在眼前；但是，什麼可以做證據？」

海倫娜伸出皓腕！「就是我的手！」

她和浮士德越坐越靠近，肩碰肩，膝碰膝，手兒拉着手兒，在莊嚴燦爛的宮中那個溫軟的寶座上，兩人偎倚着，使滿朝的臣子都看出女王的狂熱了！

海倫娜和浮士德說：「我覺得我和你隔開那樣遠，我又覺得我和你隔開這樣近；我總是喜歡告訴你：『我在這裏呀，在這裏！』」

浮士德回答道：「我幾乎不能呼吸了；我只是發抖，我沒有話好說：現在就像似做夢，日子和地點都記不清楚了。」

海倫娜說：「和你混在一塊兒，生命像似死了又活了！」

一〇 兒子的要求

他們倆結婚生子，名叫奧福利恩。這孩子生下來就十分活潑，非常喜歡跳動，他有充分的童心，父母沒法約束他。他總是吵着要離開塵世，在天空裏飛來飛去，找尋自由，無如浮士德再三叮囑：「兒子，你

還是安靜些兒罷！你要過分的冒險，最後得毀滅你自己！海倫娜也怪捨不得地說：『孩子，你也該自己想一想，你究竟是誰的？你要是有了個好爹，我們要怎樣的難過！』他們倆只顧留着兒子在身邊，那裏提防天空的仙曲送來悠揚的調子：

『好甜美啊，你們倆的束帶！』

只可惜，剎那間就要解開！』

奧福利恩忽地身子騰空，繞着圈子，追隨這妙曼的聲音：

『我繞定這歌聲，』

我取得了自由；

但願向天上長征，

永滅人世的希求！

這當兒，樂師們現出原形，圍住奧福利恩，奧福利恩致飄逸，快樂極了，又唱他的歌：

『樂師們！

像牝鹿似地飛奔，

向上啊！向上啊！

向着穹蒼的最上層，

切莫住了這征程！』

海倫娜回頭望着浮士德，只管發急：『你看我們的孩子這樣的，不聽話，同瘋子一個樣！此刻再要勸他事事不好太過火，真的沒用了！』

……唉呀聽！什麼鼓號又在樹林那邊響起來！

浮士德慌了，也是一無辦法，但見兒子挽着一個美女子，嘴裏嚷着：「她是個賽跑的，我得抱住她一同往前奔；她的胸口真美啊！却在抵抗我！我爲了我的幸福，得使着勁兒緊緊貼近牠！牠的口還在排斥我；我爲了表現我的力量和意志，也要吻牠！」

奧福利恩就此直沖上去，同時四面雷聲大作，陰雲密布，一道電光正閃耀在他的臉上，跟着就有一個美男孩落在浮士德和海倫娜的腳下。但是此刻的男孩只像一個忽爾湧現的空形，不多一會就消滅了，只留下一條光，像慧星似地掃過天空。在地上，剩下些奧福利恩的衣服和樂師的琴。

然而，還有更使浮士德驚駭欲絕的——海倫娜的形體也隨着消滅了，她的長袍和面紗還握在浮士德的手中。浮士德只聽天空裏有個聲音向他說：

「浮士德，握緊這最後留在你手裏的東西！」

浮士德纔待握緊，那長袍已化做團團的白雲，圍繞住浮士德，這雲輕輕浮起，把浮士德也捲入空中去了。

一一 向上的靈魂

浮士德又被送到以前曾經到過的那個國中。皇帝當初得了浮士德的幫助，發行紙幣，消弭國內的不安，不想如今却又因為紙幣過

多，盡成不能兌現的廢物。國內因此連起反叛，有人謀篡帝位。又虧得浮士德出來效忠國王，剿平內亂，和緩風雲，皇帝感謝他，賞他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面積可不小，只是大半荒僻，幾面都是海，洶湧的波濤終日打在冷落的岸邊。不時演成水災的慘狀。浮士德登山四望，沉默許久，糜非時特好生納悶，問是什麼原故，他嘆了口氣道：「權力固然

是我的目的，怎樣控制這權力更是我欲得的報酬。我一生何嘗計較過功名榮譽，我所孜孜不倦的只在事業的成否！」

他既有這番心意，也就有了良好計劃；他不須多久，便把這塊苦地方整頓得日漸繁榮了。

在這地方的一個山上，有一座教堂，教堂裏住了一對老夫妻。浮士德一次爲了實行他整頓的計劃，要想收買這教堂所有的土地。老夫妻那裏肯讓，糜非時特便放火燒山，一時火勢兇猛，二老不及逃避，都焚死在山裏。火勢到了夜裏還未稍殺，浮士德一見滿天紅光，纔知情由，已經無法挽救了。

那夜，他好生懊喪，心上只是過意不去，忽見四個灰色衣服的婦人進來，各自報名字，是「缺乏」、「過失」、「憂慮」和「需要」。浮士德曉得又是惡魔特來糾纏，自家好不自在。女鬼「憂慮」緩步上前對準他吹了一口冷氣，一面說道：

「人生在世，沒有一天不是瞎眼，看不見一切；浮士德呀！你最後

也怎能和人家不同？」

頓時浮士德雙目失明，但他心裏倒反格外光明。他所計劃的，他急想實現，他高喚人們荷着鋤刀，用足各自的力量去作工。他鼓勵大眾說：

「前進，勤懇，和磨勵，給我們最好的報酬！」

浮士德雖然瞎了，心裏更急着要多做實在的事情。他要疏通水道，召集壯丁掘溝渠，委派靡非特督察工程。靡非特又施法術，壯丁們便不掘溝渠，却給浮士德掘了一個墓穴。

浮士德的臉朝天，身子倒臥在地上。在那最後一息間，他還忘記不了這未竟的事業：

從奮鬥爭取自由；使世人都能在自由的土地上，作自由的人民。

\* \* \* \* \*

靡非時特使盡奸謀，終究羈禁不了浮士德的向上的靈魂。所以，這靈魂卒循正道，升入天國。

在那裏，舊日情人瑪甘麗迎接他，領浮士德同去受神的恩寵。

## 本書重要原文表

浮士德(Faust)

靡非時特匪勒司 (Mephistopheles) 簡稱靡非時特

瑪甘麗(Margaret)

瑪爾莎(Martha)

華倫定(Valentine)

海倫娜(Helena)

奧福利恩(Euphorion)

#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每册大洋一角五分  
每輯大洋一元五角

## 第二輯

世界文學故事

共十二種

- |     |         |      |      |      |      |
|-----|---------|------|------|------|------|
| 第一種 | 希臘神話    | 徐調孚編 | 第七種  | 百貨商店 | 茅盾編  |
| 第二種 | 神曲      | 傅東華編 | 第八種  | 娜拉   | 胡伯慇編 |
| 第三種 | 羅米歐與朱麗葉 | 陳少平編 | 第九種  | 罪與罰  | 徐懋庸編 |
| 第四種 | 浮士德     | 伍蠡甫編 | 第十種  | 父與子  | 黃源編  |
| 第五種 | 吉訶德先生   | 汪儁然編 | 第十一種 | 紅樓夢  | 陳寶驊編 |
| 第六種 | 鐘樓怪人    | 謝六逸編 | 第十二種 | 西廂記  | 宋佩章編 |

第一至五輯及第七八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續 5 四)

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武昌

唯物史觀

# 文學論

實價  
一元

伊科維茲著  
樊仲雲譯

初版五千冊售完·現在再出版

文藝作品向來以為是崇高的精神的表現，是理想的美麗的花朵但是精神寓於肉體美麗的花朵必須植根於土壤。文藝作品本是上層建築，是社會意識的表現，但其基礎則為經濟的構造本書即以唯物史觀的立場，分析的論述文學作品的各方面，分上下二篇，前篇論各派的藝術觀，如觀念論者社會學者弗洛特派及馬克斯派，下篇則以唯物史觀分析各種文學作品，如小說戲曲詩等歌，並引名著多種，以為例證，全書共十萬言，立論深入而淺出，譯筆明白而流暢，是一部最新的文學概論，可作學校教本。

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武昌

世界新文藝名著譯叢

一九〇二年級

格萊塞著 黃源譯

描寫大戰中的德國情況，其鋒利深刻不遜於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實價一元四角

士敏土

革拉特考夫著 董紹明等譯

是新政的紀念碑的成功作品，描寫大革命的創痛和再建精神。

實價二元

飢餓及其他

賽米諾夫等著 傅東華譯

萬里五位有名作家的短篇而成，可說是代表了俄文學的全體。

實價一元

將軍死在床上

哈里遜著 黃源譯

這是一個英國精進作家的傑作，以親自經歷來描寫大戰的真實。

實價六角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伊科維沙著 樊仲雲譯

以唯物論的觀點解析文學，本實推為最完善的本子了。

實價一元

新興文藝論

樊仲雲編著

本書除著者之文藝論文外，尚兼收西洋及日本作家之文藝論文數篇，實為究研文學者所必備。

實價六角

二十世紀的歐洲文學

弗理契著 棟建南譯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者弗理契，對於西歐文學更有不朽的貢獻，本書即其一例。

實價一元

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出版

浮

士德

(世界文學故事之四)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著者 伍 蠡 甫

出版者 陳 寶 驊

發行者 新 生 命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 生 命 書 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 生 命 書 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 生 命 書 局



---

價一角五分

---